

祖國愛的狂潮

黃金文

最難忘的抗戰勝利節

最光榮的一次國慶

台灣光復，平時威風凜凜，驕橫凶殘的日本警察全不見了，地方秩序的維持一時面臨真空狀態。尤其當年食米大量減產，各地食糧普遍不足。各產米地區都自動組織機構禁止食米輸出，由而形成各大都市嚴重的米荒。台北雖然還只有三十萬人口，可是米荒却已臻及空前未有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可能會發生事端，影響地方秩序。然而台灣同胞却正在歡欣鼓舞之中，他們無人或忘自己已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充份的發揮了自治的精神。由熱心的市民出動組成治安維持會，寧願束緊褲帶，也不願有失大國民的風度，這種表現確是令人深切感動的。

有一位上校國軍軍官張士德，本來是台灣抗日歸宗組織中負責農民運動的中堅份子，和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頗有關係。因為從事抗日歸宗運動而被日治當局通緝，他逃回大陸，參加抗戰陣營，積功洊升上校。日本無條件投

降，抗戰勝利的喜訊甫行傳出，他便儘快的重返台灣，邀集舊日同志，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分團。一聲號召，全省各地青年風起雲湧，三民主義青年團分支團部普遍設在全省各地。張士德立刻就運用這一支巨大的力量，協助維持治安，保持交通正常，並且嚴密防範公有物資被人竊盜，尤其促使水電如常供應，為光復後的台灣同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們自發自動的為全省同胞服務，贏得了萬萬千同胞的感激。

十月五日葛敬恩將軍一行八十餘人抵達台北後，受到空前盛大熱烈的歡迎，使葛將軍深受感動。他曾向全省同胞發表談話，一再強調過去五十年裏祖國同胞對台灣同胞的不盡懷念，他說：

「目觀此間同胞那種親愛融洽的精神，與祖國各地毫無差別，並使本人相信：同胞之間縱然經過長時期的別離，但是那種天然的手足之愛，是絕對無法磨滅的。我們在祖國的時候，對於台灣同胞的生活狀況，時時刻刻都在懷念着。……我們的最高領袖 蔣主席，我們的政府，以及我

們全國同胞，也在懷念各位過去所受的痛苦，尤其在戰時所受到的一切犧牲。我們同情各位過去的遭遇，更關心各位的生活。我們懷念各位，就如同懷念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

當時由六家報紙合而為一的台灣新報，在光復之初已經由該報的台籍職員所接收，繼續出版。因此，在葛敬恩將軍談話刊出的第二天，十月七日，該報便刊出一篇表達六百萬同胞心聲的熱烈獻詞：

「……這一天，就是我們祖國同胞從荊棘中由血汗掙得出來的最光榮的頭一次國慶日，也就是我們同胞脫離了地獄般的苦海而歸宗到我們祖國懷抱裏最令人感奮，而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一次國慶日，同胞的感激、興奮與狂歡，實非區區的筆墨所能表的。飲水思源，我們在這裏，不揣冒昧，謹以六百萬同胞的名義，敬向 蔣委員長及幾千百萬的陸海空軍忠勇的將士獻致我們最誠懇而極摯切的謝忱。」

回顧我們自武昌新軍同志發難以來，慶祝國

慶的次數，已經達三十四次，而在前三十三次之中，我們雙十節幾乎和雙十字的訛音一樣，我們四萬萬同胞生下來，便負荷着雙個十字架在血海裏游泳。我們的國土任人侵佔，我們的同胞任人宰殺，身家性命、財產，岌岌乎不保終朝，尤其被賣身契所束縛的我們的同胞所忍受的苦難，這真是我們祖國父老所難以料想得到的。撫今追昔，愴感迫胸。

現在竟賴我們民族最偉大的英雄，孫總理在天之靈，暨克承 總理遺志的領袖 蔣委員長的回天轉地的功勳，使淪陷沾辱的故土得以光復，奴化削弱的孤魂得以復生，這不但是我們民族史上最可歌可泣的史詩的一頁，也就是世界文化史上最可讚歌的偉大的奇蹟。從此以後，『公理勝強權，正義服橫暴』的標語，我們可以信之無疑了。……」

這幾段獻詞，真正道出了台盟的心聲。

五十年又一五六天

十月十日，台灣新報開始恢復中文版。十五天後該報由行政長官公署派本省籍報人李萬居擔任社長，易名台灣新生報。該報在創刊詞中即曾簡明扼要的說：

「本報言論紀事立場，完全是一個中國本位的報紙，以源流介紹豐富的中國文化，以標準國語寫文章，以最大篇幅刊載祖國消息，及傳達並說明政府法令，做台灣人民喉舌三事為主要任務。」

中文版發行之初，該報銷數陡然激增到十七

萬五千份。

十月十六日，新生報發出頭條新聞，國軍第七十軍即將蒞臨基隆，立刻便轟動了全省各地民眾，扶老攜幼，爭先恐後的湧向基隆市，把偌大的一座基隆港擠得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有人即興作了一首歡迎國軍歌，在人叢中教唱，不一會兒遍處都響起了興奮而嘹亮的歌聲：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哈哈，到處歡迎，

哈哈，到處歡迎；

六百萬人同快樂，

筵食壺漿表歡迎！」

但是十六日鶴候整天，國軍却遲遲不至。於是成千上萬的人乾脆便在港區露宿，——其實是一個與奮難眠之夜。十七日國軍艦隊魚貫駛入基隆港，七十軍全體健兒整隊登岸。一時之間爆竹齊鳴，旗海翻騰，歡迎歌聲淹沒了爆竹，然後又是歡呼聲浪，壓下了歡迎歌聲。人人雀躍三千，眼睛裏滿孕着喜極而泣的淚水，在場的人都經歷了一個畢生難忘的偉大場面。

七十軍將士從基隆登上七個列車，直赴台北。台北市的民衆一大清早便在車站等候，歡迎歌聲直上雲霄，歡呼聲浪震耳欲聾。人人臉掛着眼淚在笑，在叫，在跟着雄壯的隊伍奔跑。

十月二十四日，新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步。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中山堂（當時還叫做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上午九時起，參與盛典的我方人員相繼到場，由陳長官代表中國

戰區最高統帥受降，葛敬恩將軍和柯遠芬將軍同為代表，到場的有七十軍軍長陳孔達、參謀長盧雲光、黃師長、副司令謝懋權、崔應森。李艦隊司令、張空軍司令、范副參謀長、林司令。省黨部主任委員林翼中、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善後救濟分署署長錢宗起、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財政部特派員游彌堅、糧食部特派員吳長濤。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長夏濤聲、財政處長張延哲、教育處長趙迺傳、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嚴家淦、警務處長胡福相、會計長王肇嘉、台北市市長黃朝琴。美軍聯絡組上校顧德里·柏格·和禮。台灣同胞代表林獻堂、陳炳、杜聰明、羅萬俛、林茂生等數十位，連同新聞記者，一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

到了九點五十分，我方派朱家寶上校前往總督府，率同日方代表到中山堂，九時五十分抵達，九時五十五分受降代表及參加人員入席，陳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蒞場，全體肅立，奏樂。九時五十七分，警備總部少將參謀陳漢平引導日方投降代表入場。日方投降代表是民國三十年（一九四四）十二月方始就職的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安藤利吉，台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樹、農商局長代理總務長官須田一二三、高雄海軍警備府參謀長海軍少將中澤古等人。

日方投降代表入場後，先向陳長官敬禮，繼由引導官陳漢平報告。陳長官命日方代表就坐，時間剛好是十時正，鳴砲，典禮開始，陳長官首先宣佈：



前空灣台為，狂若喜欣，呼歡眾萬。北台臨蒞人夫偕席主蔣，復光灣臺。
。况盛之有未

「台灣日軍業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

安藤吉利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

宣佈完畢，陳長官將下達日方的第一號命令，連同受領證，交給長官公署參謀長柯遠芬，再由柯參謀長遞給安藤利吉。安藤奉到命令後立即在受領證上簽字，雙手呈交陳長官。陳長官看了一眼簽字無訛，方命日方投降代表退席。日本代表敬禮，由引導官陳漢平帶着他們離開了會場。

接下來，便由陳長官即席廣播，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簡短演說：

「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管。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公會堂舉行，頃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週知。現在台灣雖已光復，我們應該感謝歷來為光復台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台灣的同盟國家，而尤其應該教我們衷心感銘不忘的，是創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父孫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

廣播完畢，陳長官退席，全體肅立，奏樂，參加人員退，典禮宣告完成。距離遜清二十五年甲午（一八九四）戰敗，乙未（二八九五）割台，台灣淪於日人之手，為時一共是五十年又一百五十六天。